

情挂云帆济沧海

——浅析王猛仁的诗书艺术

■上官甫贵

艺术家属于特殊的情感复合体，他们是在精神天赋上和在表现自己情感世界的手段上区别于一般而成为一种典型的个性存在，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称为成功的自我表现，王猛仁也在其中。

王猛仁在诗歌、书法的两种国度，浸润精神情致，寄托志向，高挂云帆，朝着理想的彼岸前行，烟云雾霭，一路艰辛；流霞溢香，一路欢歌，腾越的激情在艺术的海洋奔流并怡悦着朵朵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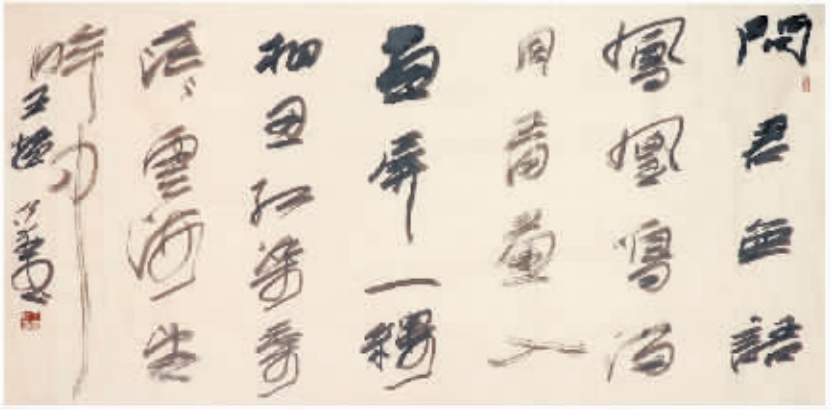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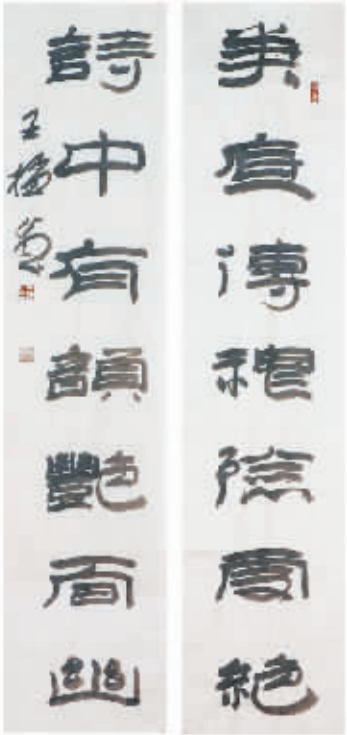
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王猛仁倾注性情，给予生命，使艺术与生命有了契合，心摹手追于传统，喧譁对艺于时代。其书法，以隶书、行草见长，在他的隶书中，我们似乎也读到他骨子里所汲取的中原文化的厚重。其隶在汉隶和清隶两道壮美的景观中沐浴，遥接《鲜于璜碑》真传，近取清代法家风韵，融入篆书用笔，以篆入隶，并以诗人含蓄的手法，营构结体，纵情于扁平横势，抒情于宏阔雄健；时常散开字的下端，使其隶有别于他法并得以宽博沉雄。作为诗人书法家，王猛仁这种宽博的意境往往成为胸襟的隐喻。他的隶书用笔，隐褪古隶“蚕头燕尾”，主使中锋，藏锋护尾，圆劲含蓄，笔墨酣畅。他的隶书谋篇布局，时有借鉴诗歌的“诗眼”之法，谋取章法的“书眼”之效，大胆地、创造性地搭配个别行草体势，虽不是纯粹的“隶行”结合，但对整个布局起着画龙点睛的效果。如果不加苛刻，我们可以将此称为艺术的大胆和自我表现中的那种特殊视觉感受，进而把它称之为特殊的审美情趣。

王猛仁寄情性于书法，寄生命于书法，其意义远超乎热爱的表层，他是将书法作为一种事业，作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度去有所作为的。正值风华正茂，他就活跃在中国书坛，前瞻性的思维和远大的艺术理想抱负，自觉出他的许多良举——多次组织国际性、全国性、地区性书法活动；频繁策划、编辑出版当代名家书

法、中青年书法系列丛书等，这是在书法展览平台缺乏、展览机制不健全的形势下，他给书法界人士开拓的艺术交流渠道，故深受世人称赞。这种善行，无疑也有“点亮一支蜡烛，照见自我心性”的效能，为大开他自己的书法艺术眼界起着积极的作用。他的行草书，宗归“二王”，观照宋、元、明法帖，旁涉朱耷，情寄时代。其结构，糅合黄庭坚、朱耷的夸张开阔，主事横逸，辅之以纵，静中有动，错落有致，婀娜多姿，极富时代审美情趣。其用笔，会心“二王”、枝山和篆书笔意，遒劲中见清丽，洒脱中赋清健。其章法，空灵疏朗，诗的跳宕，画的留白，蕴于书中，既弥漫着一种骨力精气，又荡漾着一种自在放逸。其意境，温婉含蓄，犹柔情似水，类绵里藏针；如春风扑面，似草地芳菲。这种审美境界的实现，缘于他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中的个性化品格追求。

王猛仁生命的另一半属于诗歌，正如他《心衷》诗曰：“诗歌是我一生不离不弃的膜拜”。几十年来，他情致沉潜于古诗，发乎性情于新诗，其诗风清健自然，生活气息浓厚，人生感悟深刻。诗作颇丰，出版诗集多部。他钟情于新诗，是达情言志的“空间度量”、“自由缘分”、“时代特征”更宽宛的选择。他作新诗，依然有古诗“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并得其真矣。他善于将诗的单个意象，通过象征、异变、幻觉、错觉、通感等手法，锤炼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意境、自己的品格，在诗中涵养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品性。当青春的梦呓被苦涩的生活惊醒，他爬起来，仍然以诗的目光迎接新一轮太阳升起；当身体的病魔突袭而至，危及诗的呼吸，他还思想着：诗的生命不会倒下。这份执著与坚强，是何等悲壮！

在他的诗中，我们读到了情感的醇厚与深沉，思想的深邃与浪漫，以及豁达、冷峭、炙热……如果不仅仅出于敬佩，我们便可以兴高采烈地在他的书法、诗歌中，共享成功的快乐。



广告